靖夷紀事
雲中事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靖夷紀事

高拱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之五十五

靖夷紀事

高拱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

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

瀆略圖書

何予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宣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固善然却爲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紿而謀動干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而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

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

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略然狃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略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眞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

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眞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竟容輕貸而

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吏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

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
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
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
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
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
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
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
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
明旨既下事在必行是眞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

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即眞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即族滅之何爲況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眞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眞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予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即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爲

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子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

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子復面授方略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

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

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欵我則卽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眞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

臣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勘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亨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即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檄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窟母子

一倘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孤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璦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恡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蘭州與奢効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朵楊生阿烏等比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淹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倮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閑

將安國貞項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即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寬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機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芥小醜叨承世官豺雄類於豺狠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

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覆
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
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
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一酋之死而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驁怙勢者爲之逡巡而傍觀倖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邊圍莫安是皆仰仗
皇上帝德誕敷
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略本兵區畫機宜邇者復荷

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御
命會勘先聲所至逆酋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
悃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梟示王喬吳璦固監
會審詳決王世等臣編發煙瘴地面充軍安國亨
祿氏惡卒務卒白穉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亨退閑
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
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任大方一任臥這以遏
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

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拽兵
報復俱聽臣等遵照
明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來勦改土設流以
爲桀驁酋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
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窮回原管地
方安抰令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
詔下兵部議議上得
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投見伏罪遵
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亨着革了
任閑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

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剿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一兇之讋服多言指授雖出諸
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寔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
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館奏又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
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

潛住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承有罪亾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寔代爲者智尚未知也乃問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

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

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調

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悉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夷酋宥觀亦皆震慴阮奏上其事以爲

聖武布昭

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啓敘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勳勦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率洽寔
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踪伏波以示後世顧
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
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
予乃爲紀其事

雲中事記

蘇祐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録彙編卷之四十三

雲中事記

蘇祐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叛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面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　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豈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入　奏過告之故既而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

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盖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與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脇制法徒羈縻略存紀綱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齎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驅且奏之詞任其指畫參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

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洶洶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與提督郤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　黃榜赦脅從余監軍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潘已拏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亡兒首惡也餘皆乘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會郤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　黃

榜又已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露丞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既余見對如總督迨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罔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

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柰何似亦不善應噭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領糧餉者至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爲之副總兵以下獨遊擊戴蕪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蕪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瑾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搶掠四門則效往年摻邏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攝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宥振失是非之本心

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南至東關衆將曹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拒城矢石如雨郤永因與遼東遊擊武瑩據南關衆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爲郤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囘黃鎮華任衆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

出戰皆其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之心實什之七八千戶李椿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郤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　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已余問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　奏而余亦衆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　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

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蓍揲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固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並史識之既而賊誘大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並史曰占無乃應乎門既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　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

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爲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慕賞可濟又實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慮城且亡矧倉庫邪僞謀成賞不吝恩信　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廻使馳去蓋虜既去城中聞穿地鑿城益懼因怨此七人曰柰何駢死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蕪並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

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薦乞宥罪殘餘黨以應　黃榜廉察其實乃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咸以水攻至在劉公所劉因紿曰城中惑言不信　黃榜謂　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真妄四泰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說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其狀亦因馬

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圍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嵩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躡爲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闢則夕以入夕闔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迤邐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

左右頃水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即吾人況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諗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　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　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當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徼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桂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綰爲侍郎綰以

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勘官亦莫能與爭而招擬實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銀兩等項詞皆文致不知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奉　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咨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服辯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癸未變後

無曰論刑有枝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例爲讌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孰誰與稽復轉而東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　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又陞賞與偕獨無一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蘖汝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斯無兵足

恃可一力士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歸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秦都臺何余曰爲汝致書既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代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輒復悔稽延旬餘迫而後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遣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皆執事力也古人云盃酒釋兵權今盃酒且不費矣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奪秩家居卻降級其初謀逆王亏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

轍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固問之者歲月云邁亦不暇悉因憶録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駁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録彙編卷之四十三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靖夷紀事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